

《也斯·東西》  
—— 發掘香港文學裡的生命

梁秉鈞 | 也斯

冊

Boundary Leung Ping Kwan | Ye Si

文 / 枕流

寫文的時候正是意大利作家艾柯 (Umberto Eco) 逝世後的數天，記得他一篇有趣的短文〈如何帶著一條三文魚去旅行〉，和也斯的一首詩〈我們帶著許多東西旅行〉的名字十分相似。

那是 Eco 在倫敦酒店的一次經歷，話說他在斯德哥爾摩買了一條三文魚，來到倫敦的第一天想把三文魚放在房間的雪櫃裡，誰知雪櫃早已放滿不同種類的酒，他就把酒放在旁邊的木櫃，用來冷藏著那條三文魚。第二天下午回到房間，發現三文魚被擱在枱上，一打開雪櫃，又是塞滿密麻麻的酒。他去檢查木櫃，昨天擺進去的酒紋絲不動，打去櫃檯，職員說執拾房間的工人都是從印度來的，不懂英文所以不好用口頭指令。結果幾日之間，工人來來去去，三文魚又進進出出，回到家發現不能食了，酒店的帳單又平白多了一大堆酒錢，Eco 去櫃檯理論，他要求職員為他致電律師，他們又不知怎的塞了他一舊牛油果。



Eco 拿著他的三文魚去旅行，遇上了溝通的困難。也斯也帶著許多食物、唐詩、文字、香港的文化，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。導演黃勁輝為電影起名為《也斯：東西》，源自也斯2000年的同名詩集《東西》。在此，「東西」既指東方和西方，也指日常生活的物件。電影的取名既呼應著也斯的詩作，更是他內在精神的體現：讓香港的文學，文化與世界對話，不卑不亢，是也斯畢生的志願。我很喜歡電影其中一節引的一段詩：

我們帶著種種奇怪的東西前行  
我們帶著白天 來到黑夜  
帶著東方來到西方，帶着自己

來到他人 帶著你的香港照片  
帶着一瓶未喝完的酒  
帶着一段未分明的感情  
帶著曖昧國籍的護照 不知如何的將來

電影有很多長鏡頭，讓也斯的詩和感情慢慢抒發，這種自然的感覺，亦得賴攝影師關本良，和眾人讀的詩所引領，走入也斯「游」的世界。

在電影中，也斯的映像不如在《1918》和《我城》中劉以鬯和西西般出現得多，我們都清楚，在拍攝的途中也斯就過身了。相信這也是對導演和他電影團隊團隊的一大考驗，在其他訪談中，導演對此有很深刻的感受，既因為要為整個電影的編排重新構思，也要表達對也斯的追念。例如電影中也斯出現片段的大都是在瑞士旅行時所拍攝的，而且都集中關於「游」的前段，而他的親人和朋友在後面的訪談和回憶，展現了也斯多元而複雜的面貌。生者對死者的回應，牽連到全齣電影的感情抒發，像在電影中有一雙手將一塊塊也斯的拼圖放上去，為他構成一個完整的樣貌。

- 也斯〈我們帶著許多東西旅行〉

關於也斯的拼圖，導演也有提及過電影所作的後現代拼湊「將很多不同人眼中的也斯，香港形象，香港文化拼湊出來。」電影讓人感受到一種開放的眼光，與也斯一生的創作都有所連結，最明顯就是電影每個章節與他的作品的對話。還有也斯各個朋友，一如在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》中不同的人物在光影中的散聚，各自有不同的理想和價值。尤其是梁文道的一段，他對也斯的見解既有所懷疑但又嘗試肯定，導演不加注解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。說實話，在讀也斯的小說和詩時，曾想像過他有多少朋友，但在電影和片尾打出受訪的朋友時，人數多得簡直讓我嚇了一跳。不但是因為數量多，而且各自都講述了對也斯的深厚的感情，在葉輝搖動的酒杯中，又一山人的裝置藝術裡，圍村的盤菜席上，都有也斯不同的面貌，就是他一直的寫作，沒有既定的印象，可以輕盈，沉重也並無不可。

關於香港的文學和文化空間，導演認為不是「離地的，與社會格格不入的」，所以要為香港文學平反，也斯對事物保持開放的態度《也斯：東西》是也斯唯一的紀錄片。閱讀也斯，是了解香港文學的其中一道重要的窗口，這也是文學家電影的重要性。

怎樣去認識一條河  
從厚厚的歷史書、從明信片  
還是從爐上鍋裡的香味？

- 也斯〈清理廚房 - - 給下一位房客 Mr. Jan Sonergaard〉

注：月前文學家電影系列「他們在島嶼寫作」第二輯於香港首映，當中三齣為導演黃勁輝和陳果拍攝三位重要的香港作家：劉以鬯、也斯，西西的文學和故事。



圖源：《也斯：東西》劇照